

# 新典现代舞蹈团“Sides 2017” 跳跃的新诗飞舞的绘画

2017年5月6日 星期六 03:30 AM

文/王一鸣

来自/联合早报

王一鸣 / 报道

ymwang@sph.com.sg

编舞，对舞者来说是更深一层的试炼，是从表演到创作的一个跨越。

今年新典现代舞蹈团的年中专场，力推来自世界各地，也包括本地年轻新锐舞者的编创新作。

具有东西两方不同地域、文化、背景的年轻编舞们，以原创作品，阐述自己在此时此刻对“现代舞”的理解。

今年本地新典现代舞蹈团的年中专场“Sides”，力推来自世界各地，也包括本地年轻新锐舞者的编创新作。参与“Sides 2017”专场的编舞人来自“东西”两方，不同地域、文化、背景的年轻编舞们在同一个舞台上，各自以原创作品阐述对“现代舞”这个概念在此时此刻的理解，也为舞蹈的“语言性”表述进行试探。

新典26岁的专业舞者吴玉丽今年被联合早报《艺苑》版选为舞蹈领域值得关注的新星，她年初受访时说：“2017年不仅要跳舞，也要编舞。”编，对舞者来说是更深一层的试炼，是从表演到创作的一个跨越。

吴玉丽说：“我想创作，我有想法，我平时便有写作习惯，文字让我把肢体不能表达的想法抒发起来，有趣的是，写作又回环到我的肢体，我常常被文字激荡着，下意识做出动作。我要把想法化为舞蹈，编出来跳出来。”

吴玉丽《巴别塔》

重构人与人的交互沟通

吴玉丽此次将带来作品《巴别塔》( Babel )，其实就是一个与语言、文字、身份相关的作品。她说：“这个作品试图刻画人类之间隔绝、聚合的紧张感，我希望《巴别塔》能传达出一些声音，即

使是很微弱的声音，我都想让它进入观众的心中，进而打动观众，把人与人那些看似庸常的交互和沟通，用一种更深沉的思维去解读去重构。”

《巴别塔》原是一个犹太教的故事，讲述的是人类产生不同语言的起源——只说一种语言的一群人在“大洪水”后从东方来到了示拿地，决定在此建一座城市和一座“高可通天”的塔；上帝见此情形，就把他们的语言打乱，使他们不能明白彼此的意思，并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。吴玉丽的新解与原本故事的关联度有多大，引人好奇。在已经公布的片段中，该作激烈群舞的部分很多，但每个舞者在群舞中都有各自的一些脱队的零碎的“小动作”，无论是语汇和架构上，看起来都不沉闷。

董怡芬《角色游戏》

“听声而动”

“Sides 2017”也请来台湾独立编舞董怡芬创作，董怡芬拥有丰富的跨界合作经验，以个人身份与国内外不同舞团、剧团、乐团合作。她的作品《角色游戏》，像是“听声而动”的一场游戏。董怡芬说舞者常常在做“动作指令”：“通常，舞者听到一个简单的字，就会有自己的想象，很简单的一个字，在不同舞者身上，有很多的面向和角度去发展。”她和新典舞者合作，前期是很多即兴发挥，后来才发觉可以重新把“动作指令”放进新编创中，20分钟的作品变成像在玩听文字做反应的游戏一般，却又有严格的游戏规则。“观看者可以很容易读取这个规则，而通过游戏般的舞蹈，在单人、双人、多人关系的建构、互动中，也能让人回归到生活中的感受和社会中的现象。”她说。pagebreak

澳洲双人组翻新《焦点》

新派肢体剧场

另一支作品来自澳大利亚的编创双人组Luke Smiles和Gabrielle Nankivell，负责作曲的Luke Smiles与负责编舞的Gabrielle Nankivell，此次已是第三度和新典合作，他们将翻新一支旧作《焦点》(Focus)。重新登场的《焦点》将把个体的情感和社会的秩序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审视。《焦点》的构筑相当精巧，在编舞上有着电影运镜和剪辑的处理，灯光上也有突破性的设计，像是一个移动的艺术装置作品，又或者说是新派肢体剧场。

现代舞并非“沉闷”的代名词

现代舞已不是单纯以动作和姿态表达意念的舞蹈形式——语言（或文本）的使用、声效的点缀、灯光的铺陈、电影式的分镜和切割，都让现代舞更加可看、可听、可感。现代舞不该是“沉闷”的代名词，而应是跳跃的新诗，飞舞的绘画。

新典现代舞蹈团

“Sides 2017”

5月12、13日

晚上8时（星期五、六）

下午3时（星期六）

新加坡艺术学院小剧场

（SOTA Studio Theatre）

25、30元

售票：SISTIC

热线：63485555